

好玩的海滩

葉宗軾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718.7

562

保存

存

內容提要

海灘，真是好玩的地方。

这里有会飞的蟹，会跳的鱼，还有在你旁边打迴旋的海鷗。夏天，人浮在海水上，从这个小島游到那个小島；冬天，跑到結冰的泥涂上去捉大雁，把小腿冻得生疼。

当然，有趣的事情还很多，这些，都写在这本書里了。

好玩的海滩

叶宗軾著 夏書玉繪圖 汪观清、夏書玉裝幀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書号：自 2091 (中) 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1/2 字數 25000

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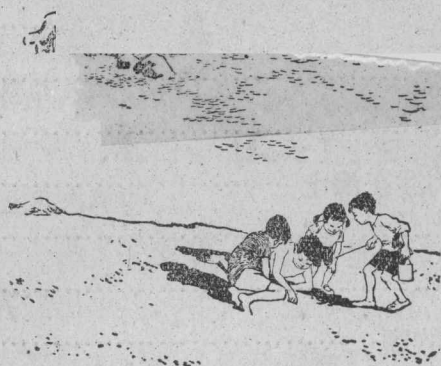
統一書号：R 10024·1573

定价：(3) 0.14 元

好玩的海滩

叶宗軾 著

夏書玉 繪圖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目 录

一只钳大一一只钳小的蟹.....	3
捉螺.....	6
会飞的蟹.....	8
嘎！原来是它.....	10
讓河鯽魚回家.....	13
幸运的事.....	16
老不大的魚.....	18
彈涂.....	21
夏天,我們浮在海上	23
海鷗.....	26
大毛公公.....	28
石岩潭里的鹽.....	29
潮水上来了.....	32
別干这种笨事.....	34
山麂和水獺.....	37
拾貝壳.....	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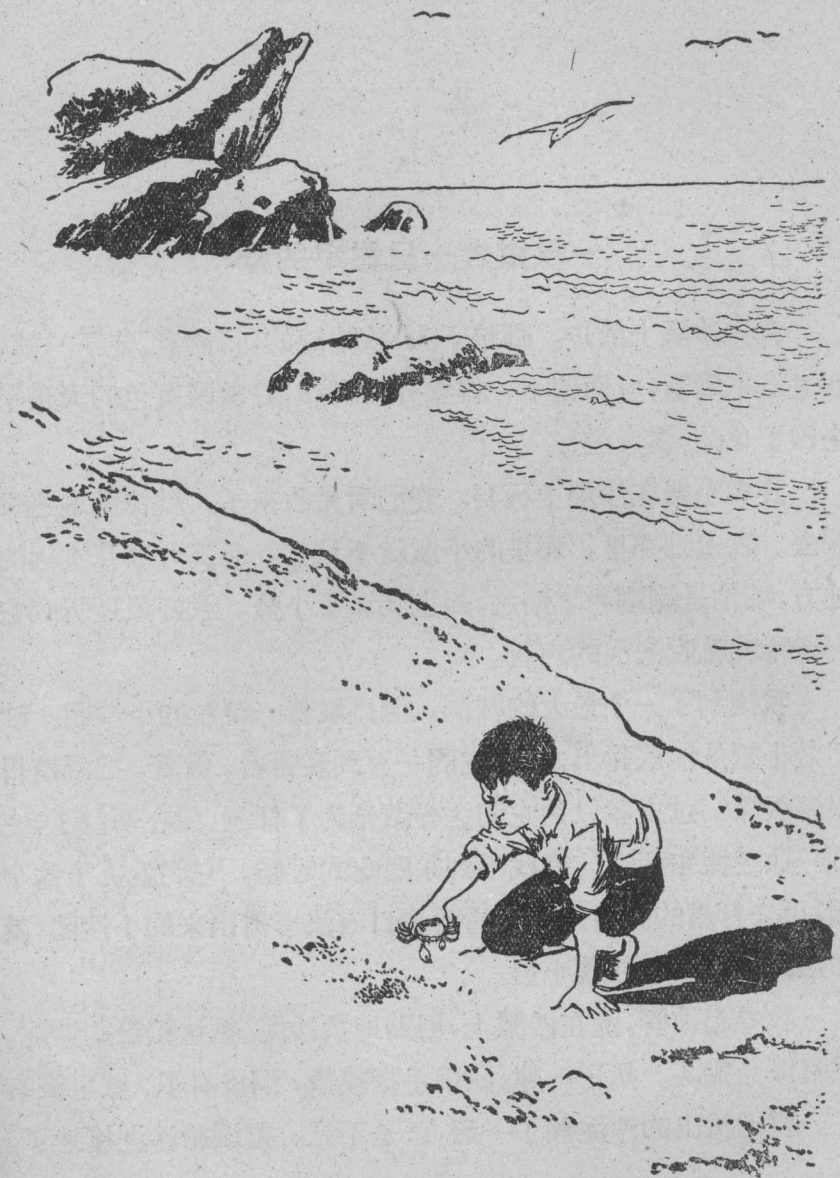
一只鉗大一只鉗小的蟹

我在沙灘上散步。腳踏下去，軟綿綿的，怪愜意。走了一陣，回過頭來看看，後面留下一排整齊的腳印，好象淡黃色的大毯子上印了花朵，真有趣！

許多小蟹在沙灘上玩耍。它們看見我來了，就驚慌地逃進洞去。我走到哪里，那里的小蟹就不見了。而離開我幾丈遠的地方，哪怕是剛剛我才踏過，却也爬滿了小蟹。我好象還聽到它們唏唏噓噓吹泡泡的聲音。

我找到了一個最大的蟹洞，洞口堆着一粒粒的小沙團。沙團是小蟹從洞底鉗出來的，它們一天到晚鉗着，鉗着，把洞挖得很深很深。過去我以為它們這樣做光為了打洞，現在明白了，它們一邊還揀東西吃。等找不到東西吃的时候，它們就丟了這個洞，再去打新的。所以只要看看洞口有沒有鉗出來的小沙團，就知道洞里有沒有住着小蟹。

我卷起袖管，跪在沙灘上，用勁地扒沙泥。扒這松松的沙泥，手可以當鋤頭。扒了一陣，我用手指摸摸，洞沒有了，蟹也沒有了。我把扒出的沙泥翻了一遍，還是不見。蟹洞給沙泥堵迷了。



小蟹很調皮，把洞打得斜斜的。我只得換一個地方再扒。

扒呀扒呀，我累得滿頭是汗，換了十幾個洞，一只蟹也沒抓到。

我歇了手，細心地想：用什么方法，才不會迷失蟹洞呢？——有了。我去捧了一捧被太陽曬得發白的沙來，用白沙慢慢的把蟹洞灌滿。因為洞底的濕沙都是褐色的，我跟着白沙扒，一直扒到洞底，一下子就抓住了一只紅鉗蟹。

這種蟹長得很奇怪，兩只鉗子，一只有它自己的半個殼兒那麼大，紅顏色；一只卻很小，淡黃色。不過，這種蟹在我們這裡是不算奇怪的，滿海灘都是。我跑到山腳邊，拔來幾根很韌的草，把紅鉗蟹縛起來。我再把韌草的兩頭結起來，讓小蟹用大紅鉗咬著。它咬得很緊，死也不放；它不曉得這草兒縛的就是它自己。

傍晚，我提著一大串紅鉗蟹回家。紅鉗蟹吐出很多泡泡，被陽光一照，象一串彩色的珍珠。

鄰家小弟弟看見了，伸著小手向我要小蟹。我揀了一只頂大的送給他。他看見小蟹吹出許多泡泡，好象媽媽煮開的茶，高



兴极了，手指輕輕的彈着蟹壳，唱起儿歌来：

“客人来，蟹煮茶，蟹呀蟹，客人坐在大树下……”

我說：“当心些，紅钳蟹会煮茶，还会咬人哩！”

捉 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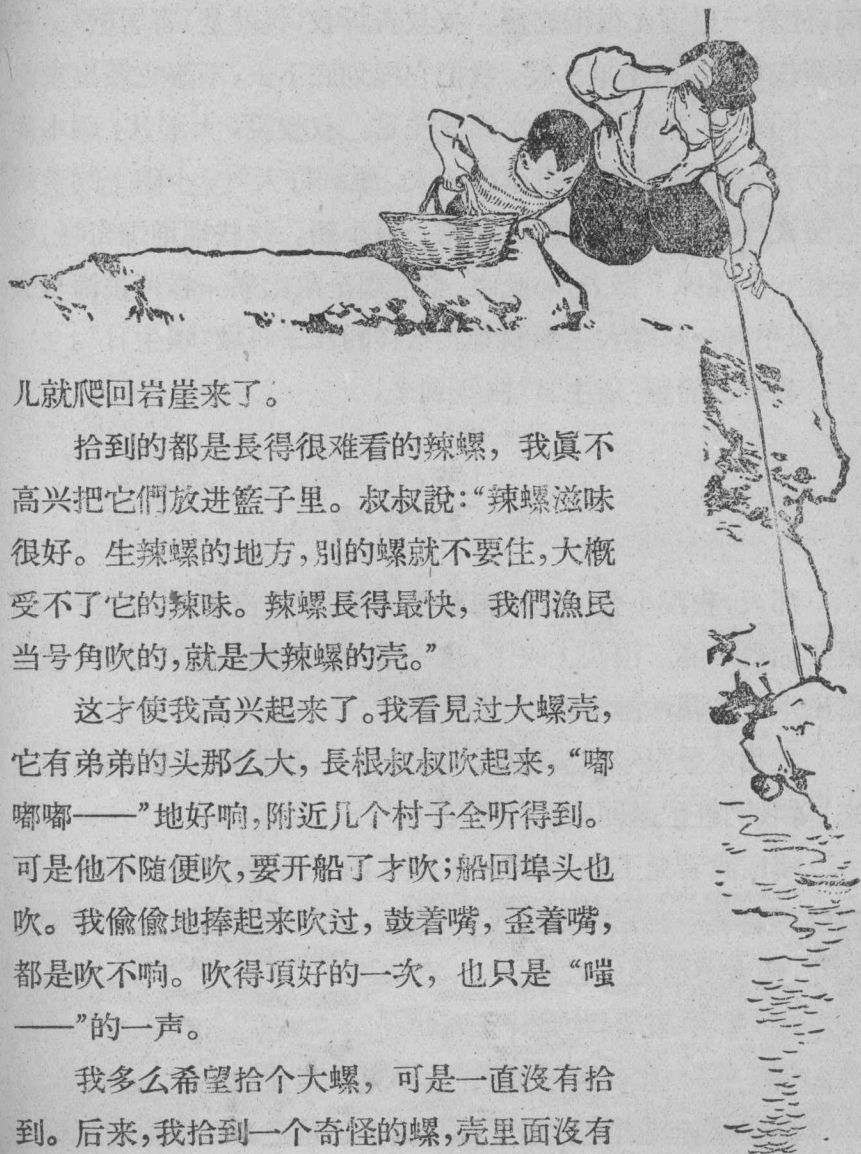
螺是最老实的东西，它沒有弯弯的洞，也不会咬人。它覺到人来了，就把身子紧紧的縮在壳里不动。这个坚硬的厚厚的壳，就是它的小屋。它以为躲在屋里就沒关系了，可是人們連着它的屋子把它一起搬进籃子里去。

叔叔告訴我：螺是沒有眼睛的，靠着兩条肉角摸路、摸东西吃。但我不大相信。它一碰到我就把身子縮起来，肉角有这样灵嗎？

我最欢喜馬蹄螺。它的形狀象馬蹄，各种各样顏色都有。最好吃的是香螺，它的肉噴噴香。

那天我跟叔叔到岩崖上去捉螺。潮水剛剛退下去，岩石还是水淋淋的，一溜一滑，很难走。叔叔接連地叫我“当心！”难走的地方，还伸过手来抱我。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了；我又不是大陆上来的，自己会走。

螺很多。它們喜欢躲在岩縫里，手撈不到。我和叔叔就用有鈎子的鉄絲，把它們一只一只鈎出来。大的放进籃子里，小的“扑通”一声丢到海里。不用担心，小螺在海里不会淹死，过一会



儿就爬回岩崖来了。

拾到的都是長得很难看的辣螺，我真不高兴把它們放进籃子里。叔叔說：“辣螺滋味很好。生辣螺的地方，別的螺就不要住，大概受不了它的辣味。辣螺長得最快，我們漁民当号角吹的，就是大辣螺的壳。”

这才使我高兴起来了。我看見過大螺壳，它有弟弟的头那么大，長根叔叔吹起来，“嘟嘟——”地好响，附近几个村子全听得到。可是他不随便吹，要开船了才吹；船回埠头也吹。我偷偷地捧起来吹过，鼓着嘴，歪着嘴，都是吹不响。吹得頂好的一次，也只是“嗤——”的一声。

我多么希望拾个大螺，可是一直沒有拾到。后来，我拾到一个奇怪的螺，壳里面沒有

肉，住着一只脚儿很細的蟹。叔叔告訴我：這就是“寄居蟹”。寄居蟹很坏，在籃子里乱爬，我把它埋到底下去，不讓它鑽出来。

回家时，我們找了个水潭潭洗足。叔叔說，大潮日，潮水落得厉害，海当中的小礁也露出头来。碰到好天气，小礁上的黃螺会壘成堆，最多的一堆就能裝滿一只小船。这些螺堆很奇怪，要是有一个螺掉下海去，一眨眼，整堆螺全象山崩一样掉进海里去了，似乎有一只螺大王率領着。这样的日子叫做“螺生日”。

我多么希望“螺生日”快些到来。

会飞的蟹

那天，我跟小金一起到海灘上去玩。天上沒有云，风却很大，浪头涌得很高。浪头上来了，象一堵白色的牆；退下去时，就会露出兩丈多闊沙灘来。

我和小金跟着浪头玩耍。它下去了，我們裝做追下去；它上来了，我們赶忙退回来。

咦！我看見了什么呀？——浪头退下去时，好象有許多小东西跟着退下去。它們跑得飞一般快，我只看見水面上一朵朵水花花，却看不清是什么。

“小金，快来看，这是什么呀！”

“啊——是蟹，会飞的蟹！”这小鬼眼睛比我灵。

小金喊着就去追。追了好几次，还是追不到。他的褲管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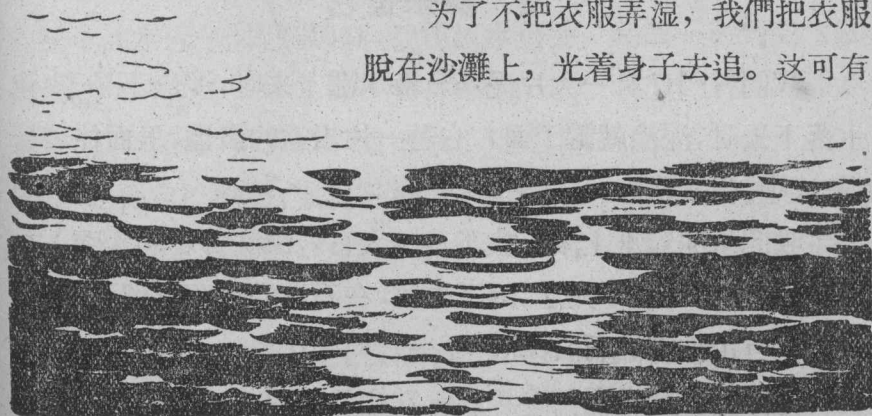
經直淌水了。

我對他說：“小金，褲子弄濕啦！”

他停下來，用手把褲管擰干，一面說：“沒關係，過會兒到太陽下面晒晒。晒干了，媽媽就看不出來了。”

我說：“這不好。海水是咸的，褲子要爛掉，還是告訴媽媽，請她洗洗好。”

為了不把衣服弄濕，我們把衣服脫在沙灘上，光着身子去追。這可有



办法啦，我們先站在水中，等潮水落下去时，我們正好攔在会飞的蟹的面前。我們看見蟹，用脚一蹬，它怕了，赶紧用脚在沙里扒一个窟窿，躲在里面。我們就把它捉住了。

这种蟹壳的顏色，跟沙泥一模一色，要不是眼睛盯得牢，很容易被它混过去。我就給它逃走了好几只。因为我还在低着头寻找，第二个浪头又涌上来了，潮水把它救走了。这种蟹的脚也很特別，又扁又薄，象船上的槳一样，怪不得游起水来象飞一样。这些脚还好当鏟子扒沙泥。我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就喊它做“飞蟹”。

我捉了一大捧“飞蟹”回家。媽媽觉得非常奇怪，她說这种蟹只有用網才能捉到。她看看我的衣服，一点儿也沒湿，就迷迷地笑了。

嘎！原来是它

我們村門口有一大片泥涂。海水漲上来时，泥涂不見了；海水落下去时，泥涂就露了面。它是一片松軟的淤泥，里面住着蟹啦、螺啦，很多海味。

我們从泥涂里上来，找了一个大石岩潭洗脚。潮水漲上来时，这片大石岩就不見了，落下去时，在石岩的窟窿里留下了水，我們就有了洗脚的石岩潭。

海泥粘滿兩条腿，象穿了一双赭色的膠靴，走起路来很吃

力；而且弄髒了路旁的小草，過路的人就會沾污鞋子和褲管。所以我們總是在大石岩潭里洗淨了腿回家。

這天，蛤蜊拾得特別多，人也感到特別累。我們都把兩條腿浸在水里，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岩石上。拾蛤蜊時，小腿一直沒在泥里，這上面的泥倒還容易洗；可是大腿上沾着的泥巴，被太陽曬干了，象鱗甲一樣貼着，綳得皮膚發癢，必須在水里浸過，才能洗掉。頭上的太陽很猛烈。我們都歡喜閉起眼睛，一邊用手把籃子裡的蛤蜊，一個個地點到岩石上，再从岩石上點回籃里，比賽誰拾的蛤蜊最多。這是最輕鬆愉快的時刻，身體休息，腦子休息，只有嘴巴跟着手，一個、兩個地喊着。數目越來越大，心裡越來越樂。

“呀！水里有螞蟥！”方成突然驚叫起來，用手在兩條腿上亂摸。

惠民拍拍他的頭說：“傻子，咸水里會生螞蟥？種田人在腿上挂個滷水管子，捉到螞蟥，就往滷水里丟。螞蟥一沾到咸水就會死。”

“不是螞蟥，是什麼？啃得我小腿好癢！”

“是你自己的腿，被泥巴粘得發癢！”

“不，一定有東西啃過。我覺得癢，伸手去摸，還碰到這東西的呀！”

大家不相信，就決定把岩潭里的水弄干瞧瞧。沒有工具，我們就雙手并起來，蹲下身子，把水捧出去。



沒一会儿，潭水就干了。我們分头在潭底里搜查。

“嘎！原来是你！”方成手里擒着小指头粗的一条小魚。是在一个水窪窪里捉到的。

方成主張把惹事的小魚弄死。我不贊成。小魚沒有錯，它欢喜吃油泥，嗅到你腿上有油泥，就用小嘴来啃。它一定是跟它媽媽到海边来玩的。太貪玩了，沒有来得及回去，潮水退了，就被囚在岩潭里了。它的媽媽說不定也落在一起，但是大魚有力气，可以从岩潭里跃出来，回到海里去的。

我們把小魚帶到另一个岩潭里，讓它等潮水漲上来的时候，去找寻自己的媽媽。

讓河鯽魚回家

還有一次，我們也救過魚的性命。

那天我們在海灘邊淺水里，用推網捕跳子魚。上岸時，惠民拍拍自己的魚簍說：“我還捕到一條河鯽魚哩！”

這可奇怪了，海灘邊哪里會有河鯽魚呢？我們就圍攏去看。

果然是條小河鯽魚，還不到兩個指頭大。惠民把它放在手心里。它眼睛看着我們，擺擺尾巴，小嘴巴“卜卜”地响。大概是在懇求我們救救命吧？我看它怪可憐，就要求惠民放它回去。惠民不肯，他說這條河鯽魚至少值三條小跳子魚。我答應跟他掉換，他才把小鯽魚交給我。他還說：“海里不長河鯽魚。這條魚一定是跟着河水流到海里去的。現在，它吃了海水，已經活不成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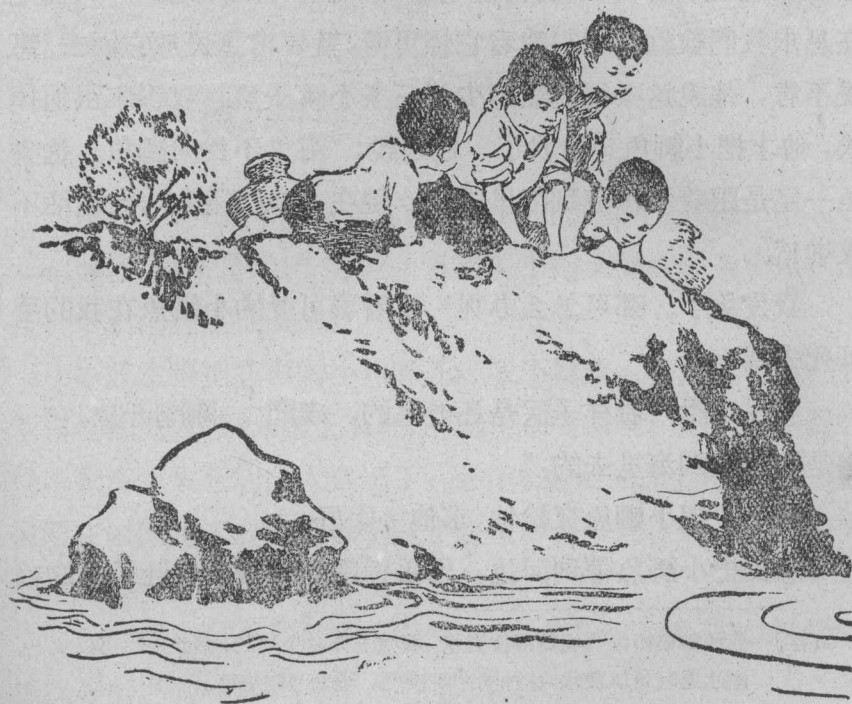
我發急了。哪可怎麼辦呢？眼看着可愛的小鯽魚在我的手里死去嗎？

惠民又說：“看樣子醫是還能醫的。碇門_(注)剛剛開放，它一定是剛剛流到海里去的。”

我連忙把小鯽魚交給他，求他醫醫好。

惠民把小鯽魚帶到河邊，用手指輕輕地擠出魚肚子裡的咸

〔注〕 海邊的稻田都有堤塘攔住海水，堤塘上開一個閘門，潮水來時可以关上，潮水退時可以放水，這種閘門叫碇門。堤塘也叫海塘。



水，讓它喝够淡水，再挤出来。这样进行了几次，他說：“好了，現在放回去就会活了，肚腸都洗淨啦！”

大家一时舍不得和小鯽魚分別，都伸手来摸小鯽魚的背脊。

惠民把这許多手都推开，他大声地說：“你們都想用手摸一摸，把魚鱗上一层粘糊糊的东西抹光了，魚就不会活了，那就白費力气啦！”他从口袋里摸出条彩綫来，縛在小鯽魚的鰭上，然后把小鯽魚抛进河里，說：“明年咱們再捉住你，就認得出来啦！还要称一称，你一年大了多少。”

小鯽魚打起一个水花花，很快地鑽进水底去了。

我从自己的魚簍里摸出三条小跳子魚，交給惠民，却被他敲了下腦袋。他說：“笨蛋，說着玩的，我真的要你的魚嗎？”說得我怪不好意思。

